



【书里书外】

别人说别人

□钟倩

一个人写别人容易,写自己最难。我就遇到了这样的创作困境。

前段时间上文学课,我举手提问:“怎样才能写好自己?”老师回答道:“把自己当成别人。”又说,“莫言获诺奖后,一时众说纷纭,面对各界声音,莫言说,‘那是别人说别人’。”我恍若醍醐灌顶。近来读莫言新作《晚熟的人》,我有了新的认识。

米兰·昆德拉在《小说的艺术》中写道:“任何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。”所有的小说都是心灵的自传,莫言也不例外。只不过,《晚熟的人》这部小说集,莫言既是作者,也是小说里的人物,强烈的代入感和在场感,更能引人心理共鸣。当莫言从幕后走到台上,这故事就有意思多了。

所有的写作,都是童年的回返。书中莫言讲的这12个故事,都与家乡往事不无关联。《晚熟的人》中,他陪同日本作家鹤田泽庆回到家乡,参观自己的故居和青杀口战役纪念馆,品尝当地的美食,昔日的同学蒋二变身公司老板,特意安排了高密东北乡首届滚地龙拳擂台赛,最终变成了中日复仇生死大战,当年被蒋二爷爷蒋启善杀死的渡边陵的儿子渡边一郎输得体无完肤,打败他的不是别人,正是发小常林的儿子——外号“五毒”。原来,这是蒋二自导自演的一出大戏。小说结尾极具讽刺意味,蒋二给莫言打来电话,说公司过去是滞洪区,为非法用地,面临拆迁。同样的,其他几个故事也运用讽刺手法。他写村里的“五保户”武功,年轻时干了很多突破底线的坏事,暗地里在猪圈投毒、玉米地里放火,甚至装神弄鬼吓人,他受尽了别人的欺侮,那颗被仇恨和屈辱浸泡了半辈子的心,并没有找到平衡。“他的仇人们死的死,走的走,病的病,似乎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,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。”一个凶残的弱者,映照出人性的微光。莫言回到家乡,追述过往,那支被岁月打磨的锋刃之笔,紧贴着“人性”二字自由飞翔,笔下缓缓流淌出的故事也闪烁着奇异的光芒。他回忆柳卫东的异事,80年代东北乡的首富偶然失踪,妻子马秀美带着三个孩子四处张贴寻人启事,找寻十多年无果,有人猜他被人害死。本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又急遽反转,35年后柳卫东奇迹般回来了,改回原名柳摩西,变得有些精神异常,这就是小说《等待摩西》。读后让人唏嘘不已,又发人深省。我不禁想到,“小说就是讽刺的艺术,它的‘真理’是隐藏起来,不说出来的,而且不可以说出来。”

最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是《贼指花》和《火把和口哨》。前者围绕自己首次坐轮船,与一帮文友去松花江参加笔会时发生的曲折故事,映射出文坛的乱象和浮躁,同时也凸显人心的诡异。文友胡东年钱包丢失,多年后莫言第二次乘船游长江,在豪华游轮上邂逅尤金,叙旧中得知当年大家怀疑偷钱包的不是别人,正是莫言本人。到了1989年冬,莫言在文学培训班上邂逅武英杰,用百度搜出他的诗作和视频,看他高大的外表怎么也不像小偷的模样,何况他上演过徒手捉苍蝇,还是公安局反抗能手,曾有小偷见到他直接用西瓜刀把食指刺了下来,莫言反而觉得那个贼就是自己。到底谁是小偷呢?余味悠长,似乎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个响雷。而《火把和

口哨》,故事前半部分并不吸引人,讲述“我”陪着三叔去开蜡烛铺的三婶家送嫁妆,三叔是口哨王,能吹出四个八度,抬嫁妆时与几个爱吹口哨的小青年结成把兄弟。后来,三叔在矿上死于瓦斯爆炸,腿有残疾的三婶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清灵和清泉。老天似乎要捉弄三婶,冬夜清泉被狼狗叼走失踪,接着清灵说不清缘由自尽,强忍悲痛的三婶打着自制作的火把,去狼窝里找寻清泉的下落,最终只寻到孩子一只鞋。三婶的口哨吹得出神入化,又荡气回肠,她在三叔坟墓前吹出的哨音,“起初无节无奏,听来仿佛是北风吹进空瓶发出的呼啸,又如冷风掠过电线时的叫嚣,也似深秋的虫子悲凉地哀鸣,但接下来便无比婉转与抒情,让人产生花前月下之联想。然后又变调成急促的旋律,仿佛一只小鸟看到巢卵遇险时在低空盘旋嘶叫……”三婶杀狼复仇引人落泪,合上书页,三婶的口哨声又令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这两个故事异曲同工之处在于对人性的深刻刻画。

莫言不再是以前的莫言,他头顶“诺奖”的光环,名人效应和身价倍增;莫言还是那个讲故事的莫言,他的生命根脉深扎高密东北乡,字里行间满溢着红高粱的粗粝甜味,所呈现的仍是家乡“邮票大小地方”的人间浮世绘——他歌颂和赞美的仍是大地上的普通劳动者,而他本身也是劳动者。这一点与路遥的切身感受高度契合,“我深切地感到,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,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,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;但是,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,而不在于那个结果。”

不得不说,莫言的手法和语言日臻成熟,就像茫茫田野间晚熟的谷穗一样,迎风挺立,饱满丰实,足够迷人,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果实香味;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愈加富有弹性,轻盈,穿越,迷离,令人沉醉。比如,反映生态题材的《天下太平》我是第二次读,小说中有段话,“小奥发现那只麻雀大概是死了,因为它蹲在瓦楞上一动不动。它一定是气死的,小奥想,麻雀气性真大。”“麻雀气性真大”,氤氲双重隐喻。而他在小说中大胆的自嘲或丑化,在《诗人金希普》《表弟叶赛宁》《红唇绿嘴》中都有生动体现,“红唇”、“绿嘴”是两个微信公众号,作者是以卖谣言为生的大表姑“高参”,她添加莫言微信后,欲帮莫言出售两条谣言谋利,莫言也要卖给她两条谣言,一条是她当年在学大寨工作队时堕过胎,一条是她的丈夫曾写信揭发她打骂侮辱李圣洁老师,导致李老师跳井自杀,由此改变了她的命运。“谢谢,我不买”,大表姑的回复令人深思。

所谓“晚熟的人”,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大器晚成、厚积薄发,更多的是一种人生态度,它蕴藉丰沛多样的精神内涵,对莫言来说,这既是对打破“诺奖”魔咒的回应,也是文学创作的生命气度——不是看当下,看眼前,而是把作品交给历史去评判;不是写他人,不是写别人,而是写自己。抑或说,所有的别人,都是自己;全部的自己,也是别人,这正是一种镜鉴关系。让别人说别人,做个晚熟的人,是莫言抵达的至高艺术境界,从忘我到无我,他没有离开高密东北乡,没有离开一株直立行走的红高粱,没有离开穷苦的童年和饥饿的记忆。他走得越远,背后那根看不见的绳索越是牵拉和扯动,对故乡的依赖和眷恋就会越是浓稠和不可救药。

□赵峰

维、涿、洛,在济南可混着使,涿口常写成洛口。涿口,古涿水和济水交口,有航运码头。宋时,济水一不留神被大清河侵了,清咸丰,黄河又霸凌了大清河。河道不讲理,谁占了就谁的。济水没了,大清河也没了,涿口却留下来。现在市区还有一条东西繁华干道叫涿源大街,纵横南北老官道,原义威路现叫济涿路。济南人喜新不厌旧,不喜欢边走边抛洒。

不败家的济南人,实诚,却也从不会亏待肚腹和嘴。藉水,也鼓弄出一千好吃的东西来。容我唠叨唠叨:扒肘子、红烧大肠、八宝布袋鸡,糖醋鲤鱼叫得最响。黄河鲤,红尾金鳞,浇汁用的醋必须是洛口醋。本地菜多荤腥,少清淡,看出一地口味,重。济南依黄河,抱小清河,阴阳皆具,酱油和醋都成色上乘。酒却没有爆响过,枉了济南泉水,是个不小遗憾。生洛口醋那年,正逢黄河横冲直撞,冒冒失失地不清自到。洛口醋像条破门而入的汉子,脾气火爆,几分霸道,也自在情理中。

这般吃醋,自然豪气,遇上事能动手就不动嘴。

济南若旧梦重温,一定要说涿口。汉代济水上就有码头,至明大清河,盘踞数年,已在城外熱鬧成了气候。到了清,黄河贸然闯进来,一路直奔到海,成就了涿口繁华。去泰安、兖州、河南的食盐、鱼虾都要从此转运。一时商贾云集,舟楫穿梭,帆影点点。开埠后小清河黄台码头和涿口码头由轻轨贯穿,与胶济铁路相连,水陆大格局形成了,来自全国各地的粮、燃料、建材,涌进济南,济南的棉花面粉由此集散。涿口物流重镇店铺林立,酒楼喧闹非凡,万商云集。住下不能淡着嘴,捧红了糖醋黄河鲤鱼、糖醋里脊,还有洛口醋。

一地旺相起来,洛口醋名声大涨,穿梭在菜品中,酒楼上,口里。洛口醋力量,入口直顶脑门,像一壮汉见面能把人手攥得生疼。喝一口,就记住了,洛口醋有几分莽,掺不了大堆。酸近妒,码头文化离不开女性,细想该有番作为,不出《金瓶梅》,也该有《银瓶梅》,才对得住那段风华烟云。

洛口醋腿短,没走多远,就止步了,只能在区域里兜圈子,没能出大气象,甚为可惜。眼下市面上,琳琅满目的佐料橱窗里,洛口醋踪影难觅。说醋,四大名醋绕不开,山西陈醋、镇江香醋、福建永春醋,阆中保宁醋。国人推景推物喜欢双数,包装风景多是八景,有无根据不得而知。能把味道做到极致,也真是了不起。我最喜欢陈醋,镇江香醋在其次。镇江香醋,有些飘逸,跟江南山水一样,灵性十足,但缺深沉。

我老家有不少酱园,五香疙瘩和疙瘩皮咸菜做得好,醋和酱油平平。酸不几的人,常被比作醋,小时候能吃到最便宜的醋八分钱,顶级的二毛二和二毛四。村里有几个读过几天书,喜欢卖弄和挤鼻子露眼的小年轻,背后被叫着二毛四,稍逊者为二毛二。稍露点酸头的滋味人,就直接叫八分。从头酸到脚的人,被喊着洛口醋。早听说过洛口醋,第一次吃,吓了一跳,拉二毛四十里地。倒牙得酸,能把人顶个跟跐,比青杏厉害,要是再往人上靠的话,就到孔乙己那份上。大学讲文字的老师,慢条斯理,他说“酸不几”的醋也叫忌讳,他的课不大受欢迎,人也有些酸。吃醋最到家的是济南老乡房玄龄的老婆,甚至不惜一死。

洛口醋直性子,一是一,二是二,委婉不起来,有几分拙舍在里面。洛口醋不兜圈子,也不抹弯子,直肠子。喝了,

【地道风物】

吃醋

有手起刀落的快感。

吃山西陈醋,要意会,醋也是可以

有境界的。读中学时,在一老师处吃到了山西陈醋,是清徐的紫林醋,浓浓地,像油。开瓶一股升华粮食芳香率先冒出来,肺腑都为之一震。蘸了入口,绵柔,裹在香中,偶感一丝酸意弥漫,无穷余味在腹腔里游荡。合上眼睛,慢慢体味醋香在灵魂中游走。这醋做到了家,到了意的层级。如此上品,前路已无物,望其项背都难。紫林醋,说出价钱来,也吓人,一瓶一块三毛六,比当时的油还金贵。

山西多地产醋,榆次的四眼井也不错。吃醋的老西并不酸,代表人物是杨家将、寇准还有阎锡山。山西话拙,说起来费劲,像夯。“吱声”和“答应”,他们说“吭气”,说话如用脚后跟走路,特闷。可山西人的精明,得慢慢琢磨,跟醋一样,一口吃不到酸。生醋也生大智慧,如晋商。武则天是山西并州人,据说侍寝前要饮一口醋的,房间里也要摆个醋坛。媚娘的醋吃到了化境,看乾陵,碑不着一字,却风流尽得,让那些死了还放不下的男人吃醋去吧!现在很多高端酒店还在沿袭,饭前一支醋,开胃,但多用镇江醋。

山东、山西,一太行之隔,生出醋来,却无一丝相近。

洛口醋冲,开门见山。外地人见生人搭话首句:您贵姓?济南人:你姓么?攀叨熟了,家里几口人?都干啥?几门亲戚?都翻个底朝天。在济南托朋友帮忙,都拍着胸脯应承下来,很少有落空。求人最烦态度不明朗,半天没回应,一连串的“我琢磨琢磨”或是“再说”,让人悬在半空,很折磨人。济南人死胡同赶猪,既风格,又自我。

想想早年的涿口光景,两河相会,人市熙熙,车来船往。酒香裹着醋香,散在河风里,要多醉人有多醉人。济南除了老城和泉水,另一番风貌的画卷在涿口。那些年,洛口醋金贵,串门拎瓶子醋比带瓶酒要有面子。给出了远门的亲人捎东西,也放上瓶醋。要是淘换老醋,拿瓶好酒换,都觉得占了大便宜。过去济南有十九家作坊,生意红火。合营后也火了一阵子,拿过不少奖。老厂所在的魁胜街,也在黄河大坝的拓宽中,被深埋地下。

天桥一度落伍,跟码头航运式微相关。这片曾热火朝天的土地,这片曾诗意情趣盎然的土地,随着济南北跨,黄河入城,不需太多时日,一定会再放异彩。最值得欣慰的是,洛口醋还在,传人也在,老手艺都留着。

醋酸是捂出来,人酸是压迫挤对出来的。小文化人眼界格局所限,自命不凡,又难识实务,慢慢就找不着北了。孔乙己念了一辈子死书,就剩下茴香豆的“茴”有四种写法可卖弄。酸,酸楚的酸,没有一点香味儿。有种苹果,也酸,也甜。口味半酸不甜,这种苹果叫金帅,很好吃。作为口感,酸甜的度拿捏得很好,这句话说是人,则是骂人,比单存说酸还恶毒。

舂是升华剂,搁那都发酵,把握不好,就容易坏。醋可能最娇气,能坏醋,酒泼辣,坏不了。醋和酒一样,讲究陈,标注保质期自己打自己嘴巴。再有,吃醋就一口味偏好,跟度量襟怀都没关系。

俗世的口味杂,需要酸甜苦辣咸调剂。白水里若能品出万千滋味,这嘴里功夫才是到了家。这样的功夫需要练,也不需要练,口感有天赋的人生来就会。醋是不可缺的美味原料,入口,万千滋味,乃享受,人酸,则五味杂陈,若是酸楚,跟着来得可能就一把老泪,还有说不出口的辛酸。